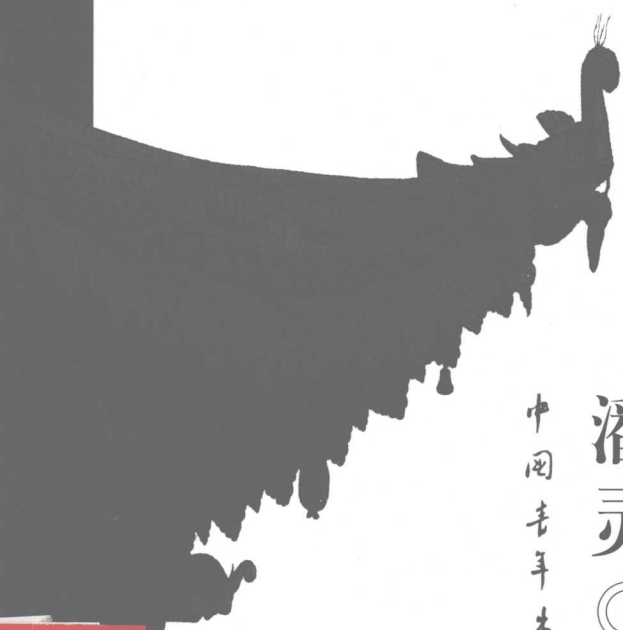


长篇社会小说

市信访局长

潘灵◎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长篇社会小说

市信访局长

潘灵◎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市信访局长/潘灵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006-8611-8

I.市… II.潘…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837号

责任编辑:黄宾堂 金小凤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034340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39659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660×970 1/16 14印张 3插页 180千字

2009年1月北京第1版 2009年1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定价:23.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潘 灵

男，1966年7月生于云南巧家，1988年毕业于云南师大教育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和云南出版集团工作，2006年至2008年在中共保山市委宣传部挂职体验生活，任副部长。现为《边疆文学》编辑部执行总编辑、编审。

1985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有长篇小说《血恋》《情逝》《红风筝》《香格里拉》《翡暖翠寒》《泥太阳》六部。在《十月》《大家》《钟山》《芙蓉》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50余篇，结集出版有中篇小说集《风吹雪》等

目 录

第一章	奇怪的上访人	001
第二章	群众堵了市委	006
第三章	事出有因	013
第四章	两头为难	021
第五章	市长定了调	029
第六章	别一根筋	035
第七章	血写的上访信	040
第八章	旅途的段子	045
第九章	自杀猫	050
第十章	霏霏停云	055
第十一章	谁都想有所作为	060
第十二章	白猫仙子	065
第十三章	童话也残酷	069
第十四章	不做沉默羔羊	075
第十五章	注定不是对手	080
第十六章	不疯也得疯	085
第十七章	青涩之果	091
第十八章	请客还是示威	096
第十九章	无可奈何	103
第二十章	书记很生气	108

第二十一章	谁来背黑锅	113
第二十二章	美人摆的宴	118
第二十三章	警察还是家丁	123
第二十四章	还得走群众路线	128
第二十五章	警察没打人	133
第二十六章	伤了心和肝	140
第二十七章	被利用的爱	145
第二十八章	报复，没有底线	150
第二十九章	美丽的说客	155
第三十章	信访局长是后卫吗	160
第三十一章	爱兰者说	165
第三十二章	当所有人成了对手	171
第三十三章	不止你一人为难	176
第三十四章	不是怀疑，是好奇	180
第三十五章	不欢而散	185
第三十六章	谁把人当了狗	191
第三十七章	不是爱情故事	196
第三十八章	寻找骨头	201
第三十九章	这才是地狱	206
第四十章	说吧，英灵	211
第四十一章	信访局长要上访	217

第一章 奇怪的上访人

现在端坐在兰城市信访局局长李民生面前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人，她的典雅和安静让有多年信访经验的李民生既崇敬又惊讶，甚至还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她面无表情的脸仿佛是结了冰，一头梳理得流畅的白发像是被霜侵害过的衰草。她手捧着他刚用纸杯为她倒的一杯热茶，茶杯上腾起的丝丝缕缕蒸气似乎也是典雅和安静的。

这显然是一个受过严格家教熏陶同时又受过良好学校教育的女子，她的安详和从容说明她是见过世面的。李民生担任信访局长以来，已经记不清楚自己跟多少上访的老妇人打过交道，只记得她们要么哭天抢地，要么谩骂耍泼，而她绝对是一个例外。在这样的女人面前，李民生突然有了一丝不应有的慌乱。作为男人，他透过她脸上密布的皱纹还是看到了她触目惊心的美。是的，触目惊心！李民生心里固执地认为这是一个用来形容她的美的最恰如其分的词汇。

我来上访。她说。

李民生点点头。

她把装了热茶的纸杯凑到唇边，轻轻抿了一口又说，我不是为我上访，我为我女儿上访。

李民生从她的普通话中听出了上海腔，他说，老人家，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上海人。

李民生的话让老人僵硬的脸上动了一下，但仅是动了一下，又恢复如冰。她说，过去是，但现在是云湖人。

又是云湖！李民生心里不禁一惊，最近一段时间，信访案件都集中指向一个地方，那就是兰城市的云湖。

李民生手里不停地转动着一支铅笔，沉思片刻问，你女儿有何冤屈，为何她不亲自来？

她十年前就疯了。

她说得很平静，像念说明书一样。接着她又补充道，是别人说她疯了。

别人说她疯了？李民生问。

她点点头。

事实上她没疯？李民生又问。

她又点点头。

她睁眼看了一下一脸疑惑的李民生摇了摇头，接着就耷拉下眼皮，目光盯着光滑得空洞的地板砖小声说，过去我以为她是真疯了，现在才知道，她没疯。

李民生脸上的疑惑又深重了些，他问，你现在是怎么知道她没疯的？

老人没有接着回答李民生提的问题，她侧过身子，拉开了放在身子右边的手提包的拉链，从里面拿出了厚厚的一沓纸来。说是一沓，显然有些不太准确，因为那些纸大小不一，颜色不同，厚薄也不一致。有的是半截信笺，有的是包装纸，更多的是烟壳纸。李民生发现，拿着这沓纸的老人的手，像是拿着一份挺吃力的东西一样颤抖不止。

她不看李民生，而是凝视着那沓纸说，就是它们告诉我她没疯的。

李民生惊异地问，这是些什么东西呀？

她说，这是我女儿的上访材料。

她边说边站起身来，双手极庄重地把它递到李民生的手上又补充说，它是我女儿在疯人院托一个好心的医生送给我的。

疯人院？李民生惊讶地问，你女儿现在在疯人院？

她轻轻地点了点头，又轻轻地叹息了一声，接着小声说，她在疯人院都住十个年头了。

她小声的话，却像一个炸雷一样，震疼了李民生的耳膜。在她平静的语气里，李民生听出了一个母亲浓重的无奈和悲伤。李民生想，面前的这位女人，她一定经历了太多的伤心和悲痛，才会在诉说冤屈与不平时如此不动声色，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老人看了一眼被李民生放在办公桌上的那沓纸。她的这个动作让李民生觉察到了，李民生说，你老放心，我一定会认真看这材料的。

李民生的话让老人有些尴尬，她似乎想分辩她并不是不放心李民生，但她分辩的话终究没说出来，倒是把她原本苍白的一张老脸憋得像一朵衰败的山茶花了。她弯腰提起放在沙发上的手提包，说打扰了，说还要去客车站赶回云湖的班车。

李民生起身相送，也许是这位老妇人出众的气质和良好的修养折服了李民生，他决定亲自把她送下楼去。这样的表现，在信访局局长李民生这儿，还是少有的。

但李民生刚把老人送出门，站在三楼楼道上的他就看见了院子里令他不愉快的一幕。督办科的王小莉公然利用上班时间，去菜市场买菜回来了。王小莉收获颇丰，不仅左手两个塑料袋里撑满了鼓鼓囊囊的蔬菜，而且右手上还提着两条垂死挣扎的大鲤鱼。

就在李民生局长盘算着如何教训王小莉的时候，走在他前面的老妇人突然将提了包的手往上扬，在一阵神经质的尖叫声中，提包就向着楼下院子里的王小莉飞了过去。从天而降的皮包把陶醉在对丰盛午餐遐想中的王小莉吓了个目瞪口呆。李民生看着尖叫的老人疾步朝楼下跑去，她下楼匆忙的步子让李民生既惊诧又

提心吊胆，急得他也赶忙往楼下奔。

刚奔下楼的李民生局长，耳朵里塞满了督办科科长王小莉的尖叫声。迎着王小莉的尖叫声李民生局长看到，先前端庄安静的老妇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劫匪。她正疯狂地抢夺王小莉右手上提着的那两条垂死的鲤鱼。

大概是受了惊吓的缘故，年轻的少妇王小莉竟然不是一个年逾六旬的老妇人的对手，稍做抵抗之后，王小莉那两条垂死的鱼就成了老妇人的战利品。一二三楼的楼道上顿时响起了惊呼声，信访局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王小莉的尖叫声的召唤下纷纷跑到楼道上看热闹，是老妇人的敏捷和疯狂让他们忍不住发出了惊叹。

老妇人抢夺了王小莉的鱼，并没有丝毫逃走的意思，而是木桩一样立定了，目光凶恶地盯着两条垂死的鱼看。王小莉在短暂的惊恐后，不甘心就这样丧失了自己在菜市场上花费了二十元钱的收获，便扔掉手上的两个菜袋子欲夺回自己的果实。于是，一老一少的两个妇人就在信访局的院子里厮打开来了。

两个妇人的战斗堪称激烈。欲夺回自己果实的王小莉大义凛然地扑了上去，瞬间就把老妇人扑倒在了地上。但老妇人显然没有被王小莉的反扑吓倒，右手依旧死死地握紧了拴鱼的绳子。这样扭打在一起的后果在李民生局长看来是不可想象的，他决定亲自制止这一老一少两个妇人的厮打。

就在李民生局长跑过去的时候，王小莉的尖叫声再度在院子里响了起来，那尖叫声中充满了疼痛。当李民生局长把王小莉一把从老妇人身上提起来时，赫然见到了王小莉举着的鲜血淋漓的右手。

这老妇人情急之下公然咬了王小莉一口。

这时老妇人也满身灰尘地站了起来，她举着手中的两条鱼冲李民生大叫起来——

它们是魔鬼！

它们是魔鬼！

第二章 群众堵了市委

一个风度气质俱佳又有涵养的老妇人，为啥见到两条鱼后就丧失了理智，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来呢？送走了老妇人的李民生站在信访局大门口，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

曾有市里的领导戏言，说李民生是对付女性上访者的高手。李民生自己也认为自己做女性上访者的工作有一套绝活，那就是耐心和微笑，还有就是他那双眼睛。无论那些妇女是撒野、耍泼还是号啕，李民生都会努力睁大他那双单眼皮的小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上访者的脸，直到她们安静下来。但今天，他扶起老妇人后，却没敢如此全神贯注，他看到了一双惊恐不已的眼睛，那眼睛让他想起了少年时代逮着野兔时野兔的眼睛。

他实在搞不明白，这老妇人面对这两条鱼会如此恐惧。

带着满腹疑惑，李民生回到他的局长办公室。他在椅子上坐下来，点燃了一支烟。他本来打算好上午下班之前的工作是狠狠地批评一下擅离职守干私活的王小莉的，但眼睛却在这个时候看到了老妇人给他的那沓极不规整的纸片。他拿起纸片，惊讶地发现，那纸片上的字竟然全是用血写成的。

这分明是份血书。

就在他准备去阅读这些用血写成的文字时，办公桌上的电话

却急促地响起来了。他拿起电话，电话里传来的也是急促的声音。

电话是陈书记的秘书小高打来的。李民生实在不明白，向来英明的陈书记，怎么会选中了这么个让人讨厌的秘书。他说话的口气比书记还大，动不动就是训人。他在电话里说，李局长，你们信访局怎么搞的？让上访群众把市委大门都堵了。你还不赶紧赶到市委来！

上访群众要去堵市委的大门，怎么就怪罪到信访局头上了呢？但李民生只是心里这么想，嘴上还是说，高秘书，你别着急，你告诉书记，我马上赶过来。

高秘书鼻子哼了一声说，书记？书记在国外考察哩。

李民生说，书记不在，那孙副书记呢？

高秘书说，孙副书记被上访群众围在人堆里了。

李民生放下话筒，就出了办公室，叫了还没下班的几个信访干部，下楼坐了车就往市委赶。车冲出信访局大门时，李民生带着责备的口气问分管上访信息的现在坐在他身后的赵副局长，怎么搞的，上访群众围堵市委大门，之前我们咋就一点信息都不掌握呢？

赵副局长说，肯定是些上访油子，他们总是会巧妙地避开我们基层的信访员。

坐在赵副局长旁边的小孙接了赵副局长的话说，李局，现在上访群众狡猾得很，他们组织大规模的上访，口风把持得可紧了。

李民生说，我就不信是铁板一块。说白了，还是我们基层的信访员工作马虎，责任心不够强。老刘，你就不会把车开快点？

李民生催促司机老刘的语气充满了焦急，但老刘并没有把车开快的意思。这是下班高峰期，路上都是骑自行车回家的学生和挤公共汽车的上班族。老刘的镇定自若，是他能在信访局开车二十年的法宝，二十年一贯制的不慌不忙，让事情过去领导想起来还是老刘的稳重好。天大的事情，也没有安全大。

市委门口的景象比李民生想象的要壮观许多。上访的农民开

了十几辆农用车和卡车，把市委围了个严严实实。里面市委机关下班的干部和车辆出不来，外面，看热闹的路人又把市委门前的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匆忙赶来的交警无论是吹哨还是吆喝，都无法疏散那些看热闹的人们。一些着急回家的司机，不停地鸣笛。嘈杂的声音加上混乱的人群，让市委门前的景象更像一锅混沌不堪的粥了。

李民生只得让司机老刘把车停在人群之外的马路边，带了赵副局长和小孙往人群里挤。就在这时，人群中爆出一声惊呼，在惊呼声中，李民生抬头看见，一个上身赤裸的农民爬上了大卡车，继而又爬上了市委大门的横楣，像一个威武的战士一样高高地挺立在大门之上。下面，有人给他递上去了一面红旗，他站在横楣上，将红旗迎风展开。红旗上的几个大字就映入李民生眼帘——

兰城市云湖龙潭村农民上访团

李民生边挤边大声说，这不是胡闹吗！

李民生的话刚出口，就听见站在卡车车厢和农用车车厢里的

上访群众大嗓门的责问声，谁说我们胡闹了？说我们胡闹的人有

本事就站出来！

这时李民生满头大汗挤到了一辆堵在市委正大门的卡车旁，他尽量大声说，话是我说的。我叫李民生，是兰城市委和兰城市人民政府信访局的局长。你们的行为已经严重违反了《信访管理条例》。

李民生边说边爬上车厢去。

准确地说，爬上卡车的李民生是被车厢里的上访群众拽进车厢的。被拽进车厢的李民生还听到了恶狠狠的声音——

这干部欠揍！

在车厢里站定的李民生看着怒目圆睁摩拳擦掌的上访群众，并没有丝毫的慌乱和畏惧。他说，乡亲们，如果你们揍我一顿能

消气、能解决问题，我李民生心甘情愿让你们揍一顿。但揍我一顿，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知道你们今天不是来打架的，而是来解决问题的。你们既然叫云湖龙潭村农民上访团，那说明你们是来上访的。在兰城市，我是信访局长，上访是为了反映问题，而不是围堵市委，影响市委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

李民生的话还没说完，一个有些年纪的上访群众抢白道，市委不就是代表党吗？党领导我们，我们有冤屈不找党，找谁？

李民生说，老同志，你说得好，市委是共产党的市委，是党的一级机关，在兰城市，它就是代表党的。你既然相信党的领导，知道有冤屈有不平找党，这充分证明你这个老同志觉悟不低。我想，你的认识也代表整个上访团的认识。找党没错，但采用这种方式却是大错特错。你看看，你们堵了市委的大门，里面市委机关的干部下班回不了家吃午饭；外面，阻了交通，扰乱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这既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还滋生出了新的问题。老同志，你评一评，我说的在不在理？

老头自知理亏，一时语塞。但站在老头身后的一个马脸的年轻人马上接话嚷道，理？这光天化日之下还有理？你要讲理，你跟朱老板讲去。

李民生问，谁是朱老板？

马脸的年轻人说，嗯？你这干部会不认得朱老板？那你八成也是冒牌的干部。那朱老板跟干部是一个鼻孔出气，平日里跟干部穿一条裤子。他伙同干部一起欺负我们庄稼汉，鸡骨头上都想刮二两油。

李民生说，你说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谁是朱老板。

老头回了头去，对马脸的年轻人说，侯贵，你就别跟这干部要花枪了，我看这干部是诚心想给我们解决问题，你告诉他朱老板是云湖集团的朱老板不就得了。

说云湖集团，李民生当然知道。云湖集团是兰城市最有名的私营企业，也是兰城市云湖开发区的龙头企业。它的实力，就是

放到省城去，也能排前几名。它集化工、矿产、房地产开发于一身，是兰城市真正意义的集团化企业。兰城市云湖经济开发区之所以选址在云湖，就是因为云湖集团。如果没有云湖集团，经济开发区就不可能选定离兰城市近百公里的云湖，一定是在距兰城市方圆十五公里内的城郊。市委市政府大小会上经常会提到云湖集团。有一次会议上，市长说，云湖集团的税收，占了兰城市财政的一半。在座的干部，你们口袋里的一百元钱，有五十元是云湖集团给的。像云湖集团这样的企业，我们这些做干部的，要爱护它，要帮助它。爱护它就是爱护自己的饭碗，帮助它就是帮助自己。所以，兰城市流传这样一句笑话，说云湖集团患伤风，市政府一定得感冒。云湖集团的重要性，像李民生这样的市里的中层干部是心知肚明的。云湖集团的朱老板，在李民生的印象里，他不仅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富翁，还是荣誉的象征。评什么省劳模、市劳模，朱老板都是首选，什么五一劳动奖章啥经济人物称号，那都是朱老板的专利，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些的虚衔，那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朱老板咋惹了龙潭村的群众，让他们兴师动众，酿成大规模的群众上访事件？

朱总到底咋啦？李民生皱着眉头问道。

咋啦？马脸的那个叫侯贵的年轻人说，他要霸占我们的龙潭公园搞开发，我们不同意，他们就强行开工，我们前去阻止，他就指挥他的手下打伤了我们的人，还恶人先告状，说我们率先滋事，就勾结公安把我们的人抓到拘留所关起来，你说气不气人？该不该上访？

龙潭公园李民生也是知道的。这龙潭公园，讲名气，不会比云湖集团小，讲影响力，在外界，也不会比朱总小。它是龙潭村村民在八十年代，受惠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富裕起来后，由村上组织，由村民出资、村民设计建造的一个集休闲、娱乐和学习为一体的农民公园，据说还是全国第一个农民公园。是否是全国第一，李民生没有认真考证过。但李民生知道，公园自从建

成后，没少吸引媒体的关注，中央的、外省的和本省的媒体都派来了人，在公园里有时记者比逛公园的群众还多。这龙潭公园，自然也就成了兰城市的一个亮点。有人说，兰城市在全国知名度的提升，主要就因为这龙潭公园。后来，就是中央领导同志来到兰城，也要去龙潭公园视察一番。龙潭公园门口，中央领导视察龙潭公园的照片，就用镜框装好挂了长长的一排。

李民生实在搞不清楚，像这么个带着些政治象征意义的公园，这云湖集团的朱总还动啥心思去开发它，而且还惹火了村民？这聪明绝顶的商界精英，咋会干出此等傻事？是胆大包天，还是利欲熏心？但事情容不得李民生去多想，上访群众的情绪有愈演愈烈的趋势，照此下去，不出一刻钟，就会失控。处理过多次大规模群众上访事件的李民生知道了问题的严重。站在卡车车厢里的他看见被包围着的孙副书记，孙副书记额头上晶莹的汗珠在中午的阳光下有些刺眼，个别情绪激动的群众开始对孙副书记推推搡搡。李民生看到，孙副书记也许是说了太多的话，嘴角有白沫，脸上有疲惫。李民生不觉心里一紧，这孙副书记有先天性心脏病，前不久听说因为这病，原本要调边疆的一个州当书记的他，却因此错过了一次做正厅局级干部的机会。

不是李民生大惊小怪，就在他心里发紧的那瞬间，孙副书记像风中的树，左摇晃一下，右摇晃一下，就像电影里烈士牺牲的慢镜头一样瘫了下去。李民生惊呼了一声，孙副书记——有群众见孙副书记倒在地上，就对众人咆哮道，这干部装死，揍他！

群众中爆出相同的声音，揍他！

那个说孙副书记是装死的群众，一脚踩在了孙副书记的肚子上。

住手！李民生呵斥道。

你是什么人？难道你也想被揍？那脚踩着孙副书记的村民仰了头眯了眼问李民生。

我刚才已经自我介绍过了，我是市信访局长李民生。你要对